

## 新民晚报

阳春面是上海历史悠久和最大众化的面，一碗价钿便宜的面。据王定九《上海门径》，1934年是每碗16个铜板。从《上海饮食服务志》得知：1955年0.13元一碗；1965年0.12元；到1990年，冲到2字头，每碗0.20元。

这碗面之所以价廉，听它原名便知：“清汤光面”。面清水光汤没浇头，调味就是放酱油，能加猪油不要太大幸福。光面如白饭，到店里填肚皮，就喊阳春面。就是进入配套，也没失去平价本色；1958年3月23日报纸上报道了0.29元的一份套餐：“高粱二两，阳春面一碗，便菜一盆。”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1949年在上海老宝盛银楼当学徒，业余时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电影科。潘子农老师带他去做“群演”。发一二块钱，还有一碗阳春面吃；他回忆道：“我高兴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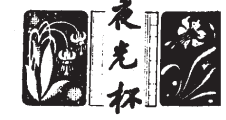
在上海，经营阳春面等面点的称“面团业”。起初肩担走街串巷，有面馆是在1828年（清道光八年），隆顺馆开业县城隍庙大门旁。至上世纪20年代，湖北面馆成为该业主角。

阳春面简单便宜，上海人做这面一丝不苟，有标准有操守。那1934年16个铜板一碗的阳春面，佐料就有麻油、酱油、葱、鸡蛋皮、虾皮等，一人吃足够。在1955年，市府对大饼、油条等14种纯粮制品实行统一规格和价格，其中就有阳春面。规定每碗标准粉生面125克，十年后改富强粉是每碗生面100克。

阳春面是碗平民的面，却常被外省人误读。以为是阳春白雪

之面，一定高贵，没想到是根本颠倒的里巴人面。问题出在面名，说原叫“光面”不吉利，本是穷光蛋，岂能吃越越穷。不知谁的聪明，改名“阳春”，并撒点点葱花报春来。一说灵感来自面价，当时每碗10文，民间称阴历十月为小阳春，于是，十文面变成阳春面。另一版本有点“高大上”，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淮安，摊头上吃了这碗好吃的无名面；趁着面兴正旺取名，说眼下正是阳春三月，赐名“阳春面”。早在1938年第6期《上海生活》就有《阳春面考》，但至今对面名由来仍莫衷一是。

不管怎么说，这名改



得好；效果是讲和谐，重人性。让钱包不鼓或想从嘴里省出银子的，也能在店堂里底气十足地大喝一声：“阳春面一碗，汤要宽，面要硬，青要重啊——”附带一句，这面里的“青”非青菜，而是碧绿生青的葱蒜。

说来阳春面的面弄不出多少花头，但汤可以翻花样。换汤不换面，多用肉骨头汤，再往上是黄鳝骨头汤，碰到天花板是鸡汤。上世纪70年代在南桥一家店，大铁锅滚沸水中，猪头熬得露出白骨；师傅舀起一勺汤，加在我的碗里。

阳春面也是一碗到底的面。只要加了浇头，顷刻就阳春白雪起来。有它垫底，才有各色富贵浇头的立身之地；加块排骨就成大排面，加黄鳝和虾仁就为著名的虾爆鳝面……当年，著名面馆奎元馆开到天钥桥路，推出一碗888元的面；托底的，还不是阳春面么。有它垫底，什么样的面都能对付。但有骨气的阳春面从不主动傍大款，它知道一加浇头就失了自我，就不是一清（葱）二白（面）的阳春面了。

其实，阳春面是碗上海人的家常面。来不及烧饭或有客人来了，就下碗面。过去，姆妈会熬葱油，葱熬得发黑；吃面时加。原还熬猪油，后怕“三高”，只剩葱油了。

家里做阳春面，放汤是汤面，出汤可做拌面。拌面在夏天，用电扇吹脱了热气，就成了冷面。吃时，加醋、酱油、花生酱和麻油，就如加了肉汤的阳春面，有了富足的样子。

## 阳春面是碗什么面？

袁念琪

名字叫春蕾的想来不在少数，北返的这位是名女生，在我们学校读硕。她写小说，也写诗歌，都写得漂亮。做小说家梦、诗人梦的春蕾，梦梦如意，加入了作家协会，拿了好几个奖，引起了关注、评论：“许春蕾的小说，素净，一如成长期少女的脸庞。”“许春蕾是一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并进行思考的诗人。”

这样的美梦我少年时代也做过，奈何有欠禀赋，如今谋粮梁于高校，寄望学生圆梦的梦想，却未能上大学的父母，把未竟的大学梦倾注子女身上。

许春蕾没有听过我课，她来上学我已退休，热心的同事介绍她找我聊聊。她来自山东小城，北人南相，个子小小，眉目清秀。衣着毫不显眼，性格也文静，轻言轻语的。与自觉有几分才气的

## 遥送春蕾北返

陈学勇

青年不大一样，那些才子才女，才气尽显于服饰、发型、神态、嗓门。

春蕾的小说果然叫人喜爱，含诗的意蕴，诗的旖旎，难怪《光明日报》“期刊看台”推荐她的《和太阳对话的少女》。而诗歌很现代，有几首我读不大懂，请教了相熟的诗论家，答复相当肯肯，说它们有点生涩，但掩不住艺术个性。我思忖，如今才女之多似处处见到美女，远胜过江之鲫，要不要劝许春蕾放弃创作呢。很多年前王蒙即预警，文学小道上挤了太多的青年。然而，我又想到，某种人正是为文学而活的，许春蕾便是，她说“是文字让我成为我。”何苦劝她不是她。为文学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信息相对闭塞、中外文化交流远不如当今这样频繁的年月，我们了解世界乐坛的渠道很有限。就我而言，只是通过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欣赏手册》，知道那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NHK（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秋山和庆统率的东京交响乐团当年访沪时，也在申城掀起过一股小小的热潮。但仅此而已。当然通过唱片也了解了一下东邻的交响乐团。记得那时我买过几张中唱版的“世界名曲集”LP，就有NHK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听后颇有惊艳之感。而当我第一次在上海欣赏日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则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借着不久前的日本之旅，终于在东京大田区的Apricot音乐厅，欣赏了一场东京都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指挥这场音乐会的，是曾获康特利国际指挥比赛头奖，担任过新日本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大阪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井上道义，上下半场的曲目分别是贝多芬的《田园》和《命运》交响曲。

从节目单上看，穿西装戴围巾、光头亮眼的井上道义是一位个性独特的音乐家，来头也不小。果然，《田园交响曲》的旋律响起，井上就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指挥动作非常舒展漂亮，肢体语言异常丰富，不像是在指挥，而是在优雅地舞蹈，与《田园》这部交响名作优美如歌、悠扬动人的音乐特性和谐地融为一体。乐队在他舞蹈般的手势引导下，乐句充

分展开，细节逐一呈现，音乐充满了迷人的抒情性。音乐厅良好的混响效果则保证了音响的层次分明，富于感染力。当演奏到第二乐章“溪边景色”时，井上的右脚随着音乐轻快地向后抬起，好像他就是在乐圣的音乐中漫步淙淙小溪边的那个人；第三乐章“乡民们欢乐的集会”，节奏强劲、欢快的民间舞蹈乐段处，他则作热烈密集的擂鼓状，仿佛在表

## 东瀛听赏音乐会

刘蔚

演《拉网小调》；第五乐章“暴风雨过后的感恩”，随着他的双手平伸，指尖优雅地一上一下，宛如鸟儿在空中翱翔，抒情悦耳、充满感恩情调的音乐顿时回荡在音乐厅的上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嗷叹之。嗷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井上道义对《田园》的诠释，很好地印证了我们祖先的这段话。

井上道义的艺术个性注定了他不会按常理出牌。当我还沉浸在对他《田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解读中时，下半场的《命运》，他依然背谱指挥，但拿起了指挥棒，指挥语言则变得简洁严谨，由放转收，结构紧凑有力，音乐雄浑饱满，斩钉截铁，波澜起伏，丝丝入扣，让我在东瀛体验了一回乐圣“从黑暗到光明”的心路历程。

Apricot音乐厅场地一流，簇新

的全木结构内饰，看得出建造的时间不长。虽然是下午3点档的音乐会，但几乎满座，而且听众礼仪很好，乐章中间没有不应出现的鼓掌声。上半场，坐我右边的是一位矮小的老太太，开幕前我看见她背着双肩包在我后面进入音乐厅。下半场，我发现自己左边位置的是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学生，欣赏时异常专注。不由想起前几天晚上在酒店打开电视，NHK转播的一场学生音乐会，采用的是独奏与乐队协奏的方式，独奏的学生轮番登场，独奏乐器五花八门，有大提琴、尺八，也有吉他、铃鼓，甚至有话筒当乐器的，音乐全部是日本作曲家改编的乐曲，无不明快热烈，独奏者与乐队都演奏得认真真、酣畅淋漓。一曲奏罢，评委团的专家则对刚才的演出进行点评。日本也许没有我们这里的“普及交响乐”一说，但他们的音乐和美育教育确是从孩子抓起，而且不拘一格、创意迭出，让人喜闻乐见。这倒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听完音乐会，走向地铁站回酒店的路上，骤然看见站名：蒲田站。又发现周围林立的高楼中，有打出“蒲田”字样广告牌的，猛然醒悟，此地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的故事发生地，由号称“日本第一美女”的松坂庆子主演。不由哑然失笑：我自己今天也“唱”了一回“蒲田进行曲”。



水田叙事 (油画) 谢森

若干并非文学专业的科班出身，大学不培养作家。然而她却是执意读博。

许春蕾终于离开了或更有发展机遇的南方，返回她出来的僻壤小城，走得匆匆，将在县中教语文。语文不全是文学，她教中学的语文肯定不如教大学的写作得心应手，何况中学教师课外事务那么多。虽说什么地方什么职业都阻挡不了文学信徒步履，但因此而止步的尤不乏其例。春蕾北返时我正在外地，途中她发来辞别短信，我有点惆怅。且时值盛夏而今已入冬，时空俱遥，只好遥遥相送了。

柳宗元的《江雪》，寥寥数笔，活灵活现描摹出一幅寒江独钓图，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千古一绝。每每吟诵，就好像有人在眼前缓缓打开了一幅水墨画卷，使我默默地沉浸在美妙的意境中。

清代诗人王士禛也有一首几乎和柳宗元相呼应的七绝《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此诗虽没有《江雪》千载扬名，但也别有韵味！特别是这首诗28个字中用了9个“一”字，把山水间渔人独钓的逍遥、潇洒、萧瑟、孤寂严丝密缝地合在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应该说这也是一幅意境合一情景高雅的妙笔丹青！

我的老家位于绍兴小舜江源头附近的王城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从大山深处一路欢歌奔腾泻下的无数条涓涓清泉溪流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一片山坳低洼的小平坡处，再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的千磨万击刷出了现在的这条小舜江，择水而居生生不息的先民则成就了这座王城村落！

每次我回家探望94岁的老爹，总要在村子前的溪滩前留步许久，南望是蜿蜒而来的小舜江水，北看是林木葱郁的白虎岭山。我思忖，如果有一竹排搁在溪滩边，竹排上置一竹凳，再有一蓑一笠一老翁，一丈丝纶一寸钩，那岂不是21世纪的一幅《小舜江独钓图》了！

现在我老家的王城村已归属于绍兴市柯桥区了，60年前开通的简易公路穿

塑胶跑道在阳光的照射下，灼灼发烫。原本吵吵嚷嚷的操场开始有些安静了，孩子们都耐不住夏天的高温，躲到室内去了。里面，是学校的图书馆。方方正正的一块地，图书馆就在那个转角处，两边透亮的落地窗，包围着浓浓的书香，一年四季都这样，等着孩子们。

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倒吸一口这里凉快的空气，他们迅速压低了自己的呼吸，放慢了自己的脚步，生怕扰了别人，扰了书本，扰了图书馆的味道。前前后的书籍，盖过了他们汗淋淋的头，孩子们一个个都藏了进去。

“曹老师，你跟我讲这本书好吗？”班级里那个小小个子的女孩儿悄悄挪到我身边。

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接过她手中的绘本，拍拍身边的台阶，示意她坐下来。

《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小女孩儿挑的书。

“清晨，驼铃声由远及近响到永定门。跟着商队，中轴线之旅就开始。年底的正阳门前，古时也如此热闹。”我的声音很轻很轻，念着

书上的文字。女孩儿伸手一指画面上的那些骆驼，显得很惊讶。

接着，“理发匠”“养鸟人”“卖糖葫芦的”一一出现，小女孩儿兴奋极了，碍于图书馆的气氛，她一直用小手指着自己的嘴巴，怕动静太大了。可偏偏，在这小小的环形台阶上

## 图书馆的孩子们

曹思园

讲故事的我，有些引人注目，身边的小听众开始多了起来。

从正阳门到棋盘街，从三大殿到御花园，再是水立方和鸟巢，偌大的帝都千年历史缓缓而来，孩子们或是惊讶或是惊叹，甚为有趣。

没有回头看，但脖子后面传来的阵阵热气让我感受到了身后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作为老师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挺高兴，我的孩子们，喜欢阅读。

“今天我要借这本书，带回去给妹妹看。”还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她自言自语地说。

“我去过北京，就是这样的。”身后的孩子们开始小声地交流。

我回过头去，做了个安静的手势，他们“忽然闭口立”的样子着实有些可爱。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是梁思成的话……”读完书的最后一页，我顺手合上了。

“啊呀！”面前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儿叫出了声。

低头一看，“哈哈！”我有些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小肉手被我夹在了书里了。周围的孩子们都“嘻嘻”地笑了。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的手。”我跟男孩子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就想再看看这图片。”他摸着小手害羞地说道。

下午的课快开始了，我领着孩子们准备回教室，原本黏黏的衣衫舒展了，短暂的阅读让孩子们似乎都忘了时间。

## 十日谈

读她的故事，如同经历了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阅读中的真善美 责编：祝鸣华